



MISS PETTIGREW LI



YZLI0890127935

派蒂格雷小姐的大日子

图文珍藏本

[英] 温妮弗瑞德·沃森 著 意闲 译

英国浪漫爱情大片《明星助理》原著小说
时隔 60 年再度荣登文艺类畅销书排行榜
《卫报》称为“不能解释的跨世纪文化现象”

派蒂格鲁小姐的大日子

图文珍藏本



〔英〕薇妮弗迪恩·沃森 著 意闲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YZLI089012793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派蒂格鲁小姐的大日子/(英)沃森(Watson, W.)
著;意闲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327-5510-3
I. ①派… II. ①沃… ②意…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7017 号

WINIFRED WATSON

MISS PETTIGREW LIVES FOR A DAY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K in 1938.

Reprinted in 2000 by Persephone Books

and as a Persephone Classic in 2008 © The Estate of Winifred Watso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9-618 号

派蒂格鲁小姐的大日子

[英] 温妮弗瑞德·沃森 著 意闲 译
责任编辑/龚容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75 插页 5 字数 122,000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2,000 册

ISBN 978-7-5327-5510-3/I·3225

定价: 3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代 序

《派蒂格鲁小姐的大日子》（1938年初版）是《灰姑娘辛德瑞拉》的一个迷人的变体，它由佩塞芬妮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这件事本身也类似于一则童话。

我记得我最早读这本小说时才十来岁，因为那是我母亲最喜欢的书；她常捧读在手，如今回想起来，那不单纯是为了寻个发笑与做美梦的去处，而更在于就许多方面而言，身为中年穷家教的派蒂格鲁小姐，活脱脱映衬着我母亲本人。她是个单身母亲，在那个年代做单身母亲会遭遇不少困难（我生于1942年）。她做过家庭教师，做过厨子，还做过一间小型私立学校的校长；她薪资菲薄，又没有多少亲戚朋友，前途渺茫。

可我母亲却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她最喜欢的书也表明了她的这种坚定信念：一切终究会好起来，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所以，我是伴着《派蒂格鲁小姐》这本书一同长大的，后来它还跟随我去牛津念书，在我作为一名大学讲师在伦敦扎下根来的岁月中，一直陪伴着我，直到我

在剑桥退休。在那儿，有天我不经意地把“妈妈最喜欢的书”借给另一位学者，她读得兴味盎然，还在教学时提到它，甚至在某个阴雨天跑进大学图书馆里把它重读一遍，让自己快活起来。

由此可见，《派蒂格鲁小姐的大日子》值得推荐的，显然不单单是它宣扬要爱国爱家的那一点；大约两周以后，恰逢另一个阴天，《佩塞芬妮季刊》躺进了我的邮箱，我读到该社正在寻找一些选题方面的建议，便欣然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之后，便揣着我那宝贝的家藏本，亲往大萨顿街。这本小说再次受到热忱礼遇，我也受邀作序。“多有趣啊，”我想着，信心十足地折回大学图书馆：温妮弗瑞德·沃森写过六部小说，成书时间均在1930年和40年代初期，我毫不怀疑我能轻易找到我感兴趣的有关她的一切。

可是不妙得很，我出师未捷，与她的作品相关的评论世面上很少见，梅休恩出版社的档案文件二战时都遗失了，正统资料里也未详列她的生平，简言之，我一无所获。后来，我从图书馆翻出她的小说初版本的外封套，有个封套上记录着沃森小姐在成为小说家之前，曾供职于纽卡斯尔市，是名打字员。我们赶紧致电纽卡斯尔中央图书馆，可是，尽管管理员很殷勤，他们除了抄出一条记录，告诉我们一个夫姓和一处1974年登记的住址，仍旧提供不了任何细节。我们于是求助于英国电信，拨了一连串与之相关的

号码，询问温妮弗瑞德·沃森小姐的下落。令我们大喜过望的是，响起一个沉稳的带纽卡斯尔口音的声音，“我就是她”。

于是，我们约好了进行一次面谈。我前往纽卡斯尔，与温妮弗瑞德·沃森聊了两个小时。她虽已93岁高龄，却仍一个人在杰斯蒙德生活，她差不多一辈子都是这么过的；她活跃、风趣、富于洞察力，也正如她的书留给人的印象。她声称自己过着一种相当普通恬淡的生活。不过六部小说中，她最喜欢的始终是《派蒂格鲁小姐的大日子》。

温妮弗瑞德·沃森生于1906年，家境殷实，她父亲在盖兹海德拥有一家商店，在纽卡斯尔拥有三家商店，服务的顾客皆为劳动者；沃森向我解释说，在那个年代工人们觉得进城区中心的“大商厦”很不自在，因此在各个分区都有属于工人們的商店。我想这或许能帮着解释反映在她小说里的，比如紧跟着《派蒂格鲁小姐的大日子》面世的《三级跳》（1939年初版）里面，那种对城镇工人阶层的贫苦的深刻同情。然而对温妮弗瑞德这样一位待在战前的杰斯蒙德的年轻女子来说，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她有两个姐姐，一对双胞胎弟弟。温妮弗瑞德与姐姐就读于坐落在贝尔维克沿特威德河方向的圣若楠寄宿学校，此后，她升学至商贸学院，毕业后成为文秘。温妮弗瑞德的第一份工作很轻闲，几乎无所事事，腾出大把时间来读小说。一天，

她的一个姐姐问她在读什么，她说全是些糟透的无稽之谈，换她自己写会好些，她的姐夫便劝她照这条路子走下去……她于是真的这样做了，花费早晨的工时，写成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四脚朝天》（初版于1935年）。

她的第二份工作能匀给写作的时间就少了，《四脚朝天》的稿本也被晾在一边，直到她的姐姐很偶然地读到一位文学代理人征募新锐小说家的启事。温妮弗瑞德听从家人劝告，对代理人说她手头已有两部小说的定稿，并一口气又签下写四部新书的合约。这子虚乌有的第二部小说随后也被她写完了，温妮弗瑞德原定于1935年6月的婚礼，也提前到1月举行，即为了让她投入整整一个夏天来专攻新作：《不成双的鞋》（1936年初版）。婚后，温妮弗瑞德继续以本名写作，她的丈夫似乎引以为豪，很支持妻子的文学事业。

《四脚朝天》作为一部时髦的乡村小说——丝黛拉·吉本斯1932年写就的《寒凉舒适的农庄》模仿过此书的风格——立即为年轻的小说家奠定了声誉：所有的书评都被这则围绕着两性间的嫉妒、情杀的阴寒故事所郁结的幽怨力道触动了，人们更惊叹它的作者如此年轻，翻一翻报纸上的宣传照，那上面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端丽女子。梅休思出版社在当时纽卡斯尔最豪华的蒂里饭店，专门给《四脚朝天》举办了一场首发午餐会，这也是有史以来伦敦的出

版商第一次来这座小城主持如此盛大的宴会。当地报纸争相刊登这位新锐作家的玉照，达官显要云集一堂，而当时梅休恩的执行总编、古典主义学者 E·V·里尔，甚至亲自北上，为温妮弗瑞德·沃森致辞。之后电台改编连播了这部小说，第二轮《不成双的鞋》的专场午餐会又于 1936 年在蒂里大饭店举行，该部小说的故事背景就是 19 世纪中叶的纽卡斯尔，同样好评如潮，被视作前途无量的青年作家的佳作。

在发表了一部乡村小说和一部历史小说以后，温妮弗瑞德·沃森的下一部小说很戏剧性地改变了方向。拿到《派蒂格鲁小姐的大日子》手稿的梅休恩出版社的编辑多少吃了一惊：他们原来期待的系老瓶装新酒的“女性小说”，在怀旧的田园风光里如火如荼地铺展情节，而绝不是发生在伦敦西区，混合着家庭教师、夜总会歌手、可卡因、鸡尾酒及轻喜剧等诸多元素的幻想小说。温妮弗瑞德显然为自己抗辩过，并忠告梅休恩他们错了，可她不得不再写另一部乡村风情浓郁的小说《遥远的北方》（1938 年初版），当地的一位书评家对此书并不买账，抱怨某些对话与情节读起来既不通情理，又凸显色情意味，以至弱化了精巧布局本身的价值。两本小说同在 1938 年出版，《派蒂格鲁小姐的大日子》受到了肯定，这证明了作者是对的。此书出过美国版，还被翻译成法语。1939 年，温妮弗瑞德·沃森

甚至还答应了出德文版的要求，她回忆说，她刚复了信，就意识到等信到达时，恐怕英格兰与德意志已经开战。她的预见再次应验了。

致使那位书评人谴责《遥远的北方》一书串了色情味的原因，本来也能令读者害怕去读《派蒂格鲁小姐的大日子》。温妮弗瑞德·沃森之前的作品中不存在任何铺垫，能帮助梅休思出版社审读她稿子的编辑来适应她骤变的风格，让人叹服的，是伴随滴答走时框架的纯粹妙趣、轻盈喜味以及瑰奇遐想，我以为，再没有别的脚本比它更接近弗雷德·阿斯泰尔主演的影视剧了。情节上的起伏巧妙而自然，《派蒂格鲁小姐的大日子》也堪称迷人的甜姐儿了：派蒂格鲁小姐本人的道德观无懈可击，然而她学会了弃守立场，转而欣赏她的两位导师，亦即与几个情人纠缠的拉福斯小姐（或许她还生了不止一个、也许两个私生子）和伦敦城最佳美容院的店主杜伯里小姐，她曾经说，“如果你拿出‘要么结婚要么拉倒’的架势，男人们通常会给你婚姻。我很幸运，我给他灌了迷魂汤，可惜他撵不上我。他得到一块不错的墓碑，我则得到了美容院。”如此游走下去，鲜活的对话、不把玩方言，也不讲究夸张的内心轨迹：一位小说家由此摸准了属于她的文风。光怪陆离的30年代夜总会、熠熠生光的晚礼服、打理得叫人目眩神迷的男人们，都被这本书刻画得惟妙惟肖，也被玛丽·汤姆森的细腻铅笔描

画描绘得活灵活现。然而，其实温妮弗瑞德·沃森一生都不曾踏足夜总会，“你写作的时候，如果事物感觉起来不离谱，那么读者就会信以为真了。”她对我如此说。

大战爆发之际，温妮弗瑞德·沃森已经完成了第五部小说《三级跳》（1939年初版），作为辛德瑞拉题材的另一变化，它糅合了以同时代城镇惨状为基调的环境和《派蒂格鲁小姐的大日子》派生出的达观幽默，并一如后者，成为历久不衰的佳作。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兼顾谋杀、悬疑及心理分析，定位在当时的上流社交圈与邻近乡村，发表于1943年。

这最后的作品《离别遗赠》，温妮弗瑞德·沃森把它献给婆婆，借以“感戴她的诸多仁慈”。可是，献词的背后，却暗示着她对写作的离弃：1943年以后，温妮弗瑞德·沃森再也没有出版新书或重拾雉笔，除了一卷120页的现已遗失的未完成小说稿。导致这一切的原因主要是环境，而非存心而为：战时的一个夜晚，温妮弗瑞德独自在家，小婴儿凯斯不愿待在楼上的游戏室里，于是她把他抱下客厅。她记得她看着他歪进长沙发椅哈哈大笑，随后听到轰炸声：凯斯的房间里，壁炉被掀入他的小床，比邻的几户，好几个人都被炸死了。改在楼下玩的小凯斯却幸存下来，长大成人，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那个时候，轰炸即意味着

无家可归，不过温妮弗瑞德却回顾道，“那种岁月，我母亲辈的女人根本不会独立生活，她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的婆婆领着一个出嫁的女儿搬进温妮弗瑞德的家，沃森太太又跟着搬来随女儿住。那就是写作生涯的句点了：温妮弗瑞德娓娓道来，一点也不悲伤，倒是非常就事论事的口吻，“如果你不能独处，你是写不出来的。”六年之后，当她重新拥有自己的房子时，时机已逝，而她也似乎没怎么抗拒就放弃了，她视写作为生命的另一段光阴里的往事了。

虽然她的六部小说可以归为两类，三部设定在19世纪的北国乡间，另三部则属当代，依次阅读它们时，你会发现很显著的一个特点，也就是它们彼此大异其趣：乡村型、历史小说、喜感的幻想、“穷丫头攀高枝”，以及剪不断家庭纠葛的战时谋杀案。不过它们都共享了一定的主题，同为当时典型的“女性小说”，因为它们都关注女性的生活、她们如何渡过难关、历经考验直至无一例外获得幸福的结局。

今年早些时候，当我们见面时，温妮弗瑞德·沃森很肯定地认为，女人读女性小说，男人则读男性小说，这种情形在她写作的年代比如今也许更具有普遍性。她的作品是以剧情来推动的：落笔之前，她已明了将会发生什么。本质上讲，它们是好读的故事，自图书馆借阅复还的那种书，正像当温妮弗瑞德第一次说她可以写得比那种书更出色时、

她自己正沉湎其中的那种阅读一样，家人劝她尝试，便开启了之后的道路。在许多方面，温妮弗瑞德·沃森的乡村小说为凯瑟琳·库克森开了先河，后者的小说描述女性成长奋斗，以及家庭冲突，意欲凌驾传统与律令，同时拨给女性生存乃至赢得幸福的空间。我未曾搜集到任何证据证明年轻的库克森读过温妮弗瑞德·沃森的小说，然而仅就1930年代温妮弗瑞德·沃森的作品在纽卡斯尔红极一时，广为流传的程度而言，如若库克森未曾品读，倒是奇怪了。

这些小说共同的主题在于让女性拥有第二次机会，让她们适应变局，走向新生，正好像温妮弗瑞德·沃森对不同类型写作的尝试：调舵扬帆是作为作家的她的一大特质。最后，她转变至不再当作家了，我对此很遗憾，但在她看来却不。她对我坦承“我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生”。而透过《派蒂格鲁小姐的大日子》，她写了一部非常快乐的小说。

亨莉艾塔·特维克罗斯·马汀

2000年于剑桥

目 录

第一章	
上午 9: 15—上午 11: 11	1
第二章	
上午 11: 11—上午 11: 35	18
第三章	
上午 11: 35—中午 12: 52	32
第四章	
中午 12: 52—下午 1: 17	53
第五章	
下午 1: 17—下午 3: 13	68
第六章	
下午 3: 13—下午 3: 44	80
第七章	
下午 3: 44—下午 5: 20	102
第八章	
下午 5: 20—下午 6: 21	123

第九章	
下午 6:21—晚上 7:25	149
第十章	
晚上 7:25—晚上 8:28	167
第十一章	
晚上 8:28—凌晨 12:16	193
第十二章	
凌晨 12:16—凌晨 1:15	206
第十三章	
凌晨 1:15—凌晨 2:03	227
第十四章	
凌晨 2:03—凌晨 3:06	241
第十五章	
凌晨 3:06—凌晨 3:47	260
第十六章	
凌晨 3:47—?	276
派蒂格鲁小姐如是说（代译后记）	286
附录	
94 岁的浪漫女王	
——温妮弗瑞德·沃森访谈录	293

第一章

上午 9:15—上午 11:11

派蒂格鲁小姐推开职业介绍所的大门，走了进去，这时候时钟指向九点一刻^①。一如往常，她不敢抱什么希望，然而今天，主管招呼她时，脸上多了一圈笑意。

“啊！派蒂格鲁小姐来了。我想今天我们有点活儿给你了。昨晚我临走时来了两宗。让我看一看。啊，在这儿！希拉里太太，急需女仆。拉福斯小姐，招幼儿家庭教师。唔！你想岔了。不过你看！我估计她是个当姑姑的，收养了个没爹妈的小侄女，或者别的什么人。”

她把雇主的详细情况递给派蒂格鲁小姐。

“那么就给你这个缺吧。拉福斯小姐，昂思路大厦五号。面试定在今天早上十点整。你好自为之哟。”

“噢，谢谢您！”派蒂格鲁小姐啜嚅着，大舒一口气，差不多要昏过去。她手里死死攥着注有具体事项的卡片，“我都要不抱希望了。这些日子适合我的职位可不多。”

“是不算多，”霍尔特小姐附和道。大门在派蒂格鲁小姐身后关闭时，她暗忖：“但愿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走在人行道上，派蒂格鲁小姐微微打了个冷噤。这是个阴郁寒冷、雾气弥漫的十一月天，空气中斜曳着蒙蒙雨丝。她身上那件丑得无法形容的褐色大衣，不怎么厚实，已经穿足五年。伦敦城里来来往往的车辆从她身边呼啸而过。行人们踩着碎急的步子，尽可能快一点逃离这压抑的气氛。派蒂格鲁小姐亦跟进人流。她是个面貌僵硬的中年妇女，中等身高，因为营养不良而显得形销骨立，她神色怯懦，如果有谁在意，就会发现她的眼底流泻着明显的恐惧。然而，如今这世上了解或关切派蒂格鲁小姐是死是活的亲朋好友已经不存在了。

派蒂格鲁小姐走到车站去等公车。她付不起车资，可她更怕万一迟到而丢掉一个潜在的职位。公车把她扔在距离昂思路大厦步行需要五分钟的路程，她抵达目的地时，恰好差七分钟十点整。

这一区聚集着高档时髦、贵气慑人的豪宅。派蒂格鲁小姐深知自己衣着寒酸、不够体面，领了数周救济，她已然勇气尽失。她站定了一刻，悄悄祈愿：“噢，主啊！如果我曾经怀疑过您的仁慈，现在请您原谅我，帮帮我吧。”她又在祷词里附添了一条——其实她心知肚明，只不过这才第一遭，她对自己供认不讳：“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您知

① 当时的钟一刻也会打点。

道的。我也知道。”

她走进去。大堂里的门卫疑惑地打量她。掀铃等电梯时，她的勇气又输光了，于是，她改爬楼梯，并且四下张望，直到发现五号房间。门上的小巧名牌显示主人是拉福斯小姐。她瞅瞅从母亲那里继承的腕表，等着表针走到十点整，然后，按门铃。

无人应答。她于是再按铃，等一等，接着按。以她的个性，原本绝不至于如此果决，可是恐惧反而逼她豁了出去。她按一会儿铃，松手，随后继续，前后持续了五分钟。忽然，房门被甩开，一个年轻女子出现在门口。

派蒂格鲁小姐倒抽一口气。眼前这位尤物简直太美了，叫她立即回想起银幕上的丽人。只见她一头金色卷发，云波滚涌，散漫瀑洒在脸上。她睡眠惺忪，眼圈青得发紫。青春可爱的玫瑰绯色晕染了她的双颊。她身穿一袭薄袍，那并非一般的睡衣，而是很多大明星在电影挑逗戏份里的打扮。派蒂格鲁小姐可是深谙着装礼仪与银幕娇客们的所作所为的。

苦闷的生存处境下，她仍保持着某种奢侈享乐，亦即每周去电影院放松一下。两个多小时光阴，她陶醉在魔法世界里，那儿不乏漂亮的女子、俊朗的英雄、迷人的浪子、迷人的雇主，那儿没有欺负人的家长，也没有可怕的孤儿，像在她清醒的每时每刻那样，捉弄她，折磨她，吓唬她，